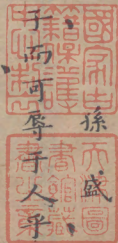




論譙周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稱天子而可奪乎周



謂萬乘之主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感矣且以事勢言之  
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比未有土崩之  
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特羅  
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噉  
激湍非出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  
此則姜廈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  
慮于必亡耶魏師之來塞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

古大精藻

六十一

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  
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駑蹻  
于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  
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  
主滅或魚懸鳥窠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  
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搆令名之可獲哉禪  
既聞主固實駕臣方之中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陽秋論駁多迂大闕於情實惟此則鑿中宵祭不徒為廢邦

惋恨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

古文精藻

六八

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

絕根。上數章詩意。

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

總詩孟子

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

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

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

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  
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  
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  
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譎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以舉  
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官。  
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  
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  
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

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  
年而學聖人之道。以脩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  
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  
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  
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  
變換  
曰。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  
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



明○理○不○明○者○耳○下○之○脩○已○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  
而○禁○於○名○也○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  
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  
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  
可○進○而○進○焉○不○必○蕪○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  
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謂○也○  
今○天○下○不○出○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  
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  
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遺○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

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  
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糜○鹿○之○與○處○後○狄○之○與○居○固○自○以○其○身○  
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  
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  
以○穀○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  
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  
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閒○有○以○  
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  
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哉○哉○

馬纓其劍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  
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  
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逸  
自樂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  
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于首  
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蹟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雖自荐而引喻不失義求王明受福也。其公之志乎文章之妙  
千載無兩。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迥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之廢，耳任日華實不蕪，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舍已之，夫實與華違，故浮蕪者棄而不言，情虛部按已在三人之明日，浮蕪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之中，竟以無華見退，所謂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者也。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九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

古文精藻

七十一

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

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蕪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

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米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

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

九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

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

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

人乎哉。不內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為

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

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還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則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以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已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少年所見如此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沒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

古文精華

十一

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餽屋賃僕之資無緇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貳豈遂殆哉又聯以自慰豈遂困哉收到起處知已意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遠出上宰相書之上而正集測之何所流落人間泰山臺芒漢者有同歎矣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脩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

古文精華

上十四

以上皆莫勳慰勉之語

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識。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仰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迥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飴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

者恒不過不賢者比有青紫

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

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

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于乘之位。而甘膾菹菜羹者。

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

無疑也。合於天而垂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

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

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

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鬢亦

致相勉之意

為崔君解嘲

此段又為

崔君感慨且以自况而

以上又



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  
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  
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比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芑蒿下足  
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辭此之政。  
韓公此文未幅。却是知天者。送窮文所謂小人君子。其心不同。  
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亦猶是也。柳子所述韓子言天之說。蓋公  
所以為戲耳。不然則柳子以意推說其言之誤也。

答殷侍御書

韓愈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盛然汗出以慙愈於  
進士由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口生非欲加功竟無其  
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固然不見已缺口失月亡以至  
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踈踏愧生於  
中願絕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開口授  
指畧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息  
情困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  
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

古文精義

上十一

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  
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  
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  
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繼繼  
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  
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  
再拜

韓公於殷侍御柳子於陸文通歐陽於胡翼之先生皆極致在  
重之意今人欲學三公為文而不盡心於經斯與庶幾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二州之地蚊蚋  
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  
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  
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穎淮江為  
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畏  
懦蹙躄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  
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  
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古文精華

七、

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  
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  
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  
述鄙誠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兩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  
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  
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  
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

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  
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敵兵滿萬、不  
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開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幸甚。不宣。聞道元亦尤手吾君從而  
未段論用土兵之利、萬代戰守之法、皆可斟酌其意行之。



未段論用土兵之利、萬代戰守之法、皆可斟酌其意行之。

具計營事宜、不惟胡顯示、幸甚。不宣。

必各募幾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開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敵兵滿萬、不

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開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師說

韓愈

釋傳道。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解惑。小。及。授業。者。傳。道。則。授。業。在。其。中。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

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

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

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

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

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古文精華

八十

師反難不求師者

其身也則耻師焉感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

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大

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

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

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

愚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襄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

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

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學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襄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古文精藻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此段用讀契贈張籍同俱雜用東江陽庚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

古文精藻

八十二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

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似渾渾無涯；周諮殷盤，詰屈

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

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踈前頽後，動輒得咎。暫為御

史，遂竄南寓。三年博士，沉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元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無有分別採擷之者

承下句

上窺姚姒似渾渾無涯周諮殷盤詰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榑。櫨。侏。儒。椳。闔。居。椳。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王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光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當途之促。

古文精義

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言名盛者往難於進而得誇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高財賄之有亾。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率也。代稱其則喻已杙為楹。而訾醫師。以呂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此體文。此篇與楊子解嘲千載稱絕矣。解嘲中云。炎炎者威。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収其聲。地蔵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段是全釋豐卦義。炎炎者火也。隆隆者雷也。當其炎炎。隆隆。以為盈且實矣。然豐卦雷居上。則是天収其聲。火居下。則是地蔵其熱。此其盛不可久而成且絕之徵也。豐之義如此。



故卦爻俱發日中之戒至窮極則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  
其無人即揚于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變易辭象  
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  
此篇謹嚴淨夸竒法正葩等字並極羣經要眇故未有不措於  
經術而能文者

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即揚于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也揚子是變易辭象以成文然自輔嗣以來未有知之者故此卦之義至今不白也此篇謹嚴淨夸竒法正葩等字並極羣經要眇故未有不措於經術而能文者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

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

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

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

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八寸之

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虍蟻

子之憂，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曰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韓愈集卷之五

八十一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惡  
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  
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

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

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

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

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帥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以上為許遠辭嘲以下又合論也遠



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蓋○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敵○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衆○。已○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擡○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師○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要○道○於○兩○府○間○。此段叙南  
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嫌○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巡○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

古文精義

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執○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及○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

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謂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畫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遂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段太尉逸事全摹史漢，而得其神。昌黎此文，則直寫胸中自然奇妙。左氏以來，未有之機軸也。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昔以攻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攻功顯曹盛山僻郡  
 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  
 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  
 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  
 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訖而忘之以文  
 醉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蠱飛之聲況一不快於攻功盛山  
 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  
 若莫息一出八言雙也

古文精義

十一

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  
 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  
 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  
 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  
 君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為祕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集  
 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  
 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因題道已本色極有意味精采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大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薛瑒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罕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

古文精義

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詞，微而不沒其責。春，秋書法也。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一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請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

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廬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退之以得罪佞文貶而子厚方用事故其詩曰同官盡才俊所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淺傳之落窻雖蓋憾之也求貞行為劉而作亦有微詞焉今集中無與二人詩札柳則往有貽韓書豈其無往復而公削之矣此志柳遺命而劉代請故公不得辭觀其立言及平生所以終始者直道厚德兼之矯拂媮末詎不信

乎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  
 糒。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楫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  
 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  
 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  
 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  
 若啼。若歎。若嘔。毛髮盡豎。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  
 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予。愚子學。子耕。求官與  
 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

古文精義

九十二

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蓋暮鹽。唯  
 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  
 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  
 鼻嗅臭香。糠粃可捐。單獨一身。誰為剛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  
 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  
 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  
 立名字。拔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  
 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  
 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

五。除綸。高盡。致推其有之也。

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君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究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開。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求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于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乘於天。與。人。異。起。以。小。人。之。道。遂。時。好。則。知。君。子。之。獨。天。通。也。  
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飲於肥甘。慕彼糠粃。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于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

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迨之上座。

洪功言之典進學解舒緩不同解朝自解體自應爾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樹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  
 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  
 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此段後王。及後王德薄不  
 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此段唐天子。今天子嗣唐位神  
 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拊揚州之近  
 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古文精義

九十四

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  
 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  
 心心視視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  
 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古潮之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鞠養而夕至也  
 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  
 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  
 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  
 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

民○物○害○者○皆○可○殺○刺○火○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濤○矢○以○與○鱸○魚○從○  
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詞令在周漢之間所謂包劉越羸者信然



與蕭翰林倪書

柳宗元

忌謙兄足下。昨初縣工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  
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  
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  
當跪。訖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  
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  
然昭所。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  
二。甚少。自御史兼行衛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故免世之求進者  
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古文精華

九十一

名不能壘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  
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  
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  
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  
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  
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凡知之。勿為他人言也。  
居蠻夷。山久。慣習炎毒。昏耗重。臆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休陽以為異候。意緒殆非

中國人。楚越間。故音特異。鵠舌。喙噪。全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與。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口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昏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曰。莊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

數耶。身被之目觀之足矣。何必據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小耻。未能盡忘。僕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以召覓。覓買土一鄆。為耕。昨朝夕。譟語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

逼真兩京柳文之絕調

子厚以附會任文貶永州司馬。打與許孟容揚馮蕭悅等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詢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常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

以上叙感激之意

古文精義

九十六

知惡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踈繆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扈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大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一道說以上叙已得罪之由謂枉文等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佚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

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家嗣，今拘非常之罪，若夷獠之鄉，早濕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歎歎，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謹，逐未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

以上言已悲心荷活之故

矣。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而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愛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賦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以上凌、飢、身以家類敗可哀之狀，因言無副息而并及之。下皆望當踏洗瓜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想，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



崔引按之詞

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儿盜嫂。娶孤女云。搥婦翁者。然類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以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求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鵠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濫

古文精華

恣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當世用之意。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探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寤。娶求亂嗣。有可付託。即莫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此二語。即承不逮。

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  
不宣

與蕭翰林書同調情尤悲悅

古文精藻



與蕭翰林書同調情尤悲悅

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滌潛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愠，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閤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

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即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臧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盪滌，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楮，其垣





箕子碑

柳宗元

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  
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首○尤○殷○勤○焉○當○  
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  
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褻○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  
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蓍○龜○奪○  
於○囚○奴○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  
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彛○倫○而○立○  
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古文精義

惟○德○無○陋○惟○人○無○透○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蒙○  
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嗚○呼○當○其○周○時○未○至○殷○祀○  
禾○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除○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  
存○國○無○其○人○誰○與○典○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  
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蕃○宗○祀○用○繁○夷○民○其○蘓○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  
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兩○  
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屈○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

列文王為從。大明宣詔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後儒陽時

祖文直與易辭書序配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祖陳魯東山而先

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亦稱其官而稱其德。以是

往後世。其地生魯人之所尊。故國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

乃其地也。其地魯人之尊也。先王配位於此。其地也。其地

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其地也。



易象作是頌云

不難以正授聖以恭宗祀用繁焉民其茲憲焉大人頌時不窮也

人文直與易辭書序配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祖陳魯東山而先

。人文直與易辭書序配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祖陳魯東山而先



徕石先生墓誌銘

歐陽脩

徕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徕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徕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徕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舉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繇是謗議喧

古文精華

百六

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竒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二舉進士。

先生為人梗。舉此乃叙事。

先叙

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始而跣足躬耕。徕之下墓。其五世未塋者七十夜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

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于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

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達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脩



梁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用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塋先生于其所將塋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適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適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益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

其何傷

古文至廬陵而一變此等文清淡中不少雄奇讀之不厭

書義序

王安石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馬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為愧也。歎謹序。

詩義序

王安石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

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同時。恂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悔。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益有不足道也。微言與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虛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哉。在久。故械模之。作人以壽考焉。



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鑽○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周禮義序

王安石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廣○續損益至周而始大備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

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壘○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三序古雅淵粹雖起韓柳為之不能加此公所以並世歐蘇而

夷然不屑也

与文精菜



夷然不屑也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畧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脩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古文精藻

五十一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命意卓然。然褊逼強厲之氣象。亦見矣。文辭之精健雄勁。則自漢以下未有。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其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蓋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

古文精義

一百十三

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火多世其家往往（八）字確論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偶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譽其愈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誇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總）（總）（上）（兩）（段）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



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  
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  
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  
史官。豈有恨哉。

此古今升降一大節目。此篇議論亦大關繫。韓子之不為史官  
意亦如此。而有難顯言者。故以鬼神禍福自說。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伐。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徃徃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

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擬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文極有相似者。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子所至此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子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處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議而在已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

矣。其孰能譏之乎。此子之所得也。余於小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  
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  
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  
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借題寫已深情高致窮工極妙

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  
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  
矣。其孰能譏之乎。此子之所得也。余於小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  
均。而替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  
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  
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  
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  
自下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  
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  
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

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  
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  
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  
倦。不愠。不怍。不沮。若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衰。齊宣梁惠  
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  
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衰。齊宣梁惠之徒。而彼  
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日。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  
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sub>卓然見精采。</sub>生如此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

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肯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

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散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矣。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口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獨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蓋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肆。



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  
作策二道曰畜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川一頃非凶歲  
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才不足惜而天之所  
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  
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教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  
多致有共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  
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  
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文雖夸毗少涵蓄之味然特地精色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  
休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  
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  
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  
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  
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  
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

古文精華

一百五

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迨  
及於無辜之民固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  
象犀珠王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  
至於老虎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  
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  
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  
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  
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  
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



年○今○錢○氏○功○德○始○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路○傷○老○甚○非○  
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  
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  
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孫○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  
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  
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  
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  
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吻○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

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  
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王帶球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  
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  
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媿其後  
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并辟蓋坡公代作者故遂以為銘序

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益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

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或問揚子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使孔氏之門用。所謂雕蟲篆刻者，其本元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同時王荊公、曾子固、司馬溫公皆尊揚子品，願至在孟荀之上。



坡公遂顯攻之朱文公論文亦曰子雲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直用坡公此語也

古文精藻

百五

歷之流而粗變其音節直用坡公此語也  
坡公遂顯攻之朱文公論文亦曰子雲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直用坡公此語也

答李端叔書

蘇軾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  
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畧。及足下斬然  
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  
頃純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過益隆。  
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  
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  
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  
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衆而已。既及進

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  
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  
因。以為實能之故。讒讒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  
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  
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為損益。軾  
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  
源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  
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劍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瘡。犀



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謔○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  
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  
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  
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  
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人以為牢騷玩世之語實則自寫平生實錄也文尤離奇可誦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尤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九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古文隋纂

五十七

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過不過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適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



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  
不能勝者。烏能其為快哉。此公賈之奏議。凡若干篇。其于國家

非此文氣味特厚。蘇家記文之極佳者。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  
職。自天子大在。至於臺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  
則於政理。公無不極意。爰後為上力言。或矯拂清談。或切劘計議。

古文精華



非此文廉潔。都魯。蘊。漢。清。文。之。淋。淋。滂。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天  
不。辨。類。若。真。出。其。意。外。游。變。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  
木。非。以。心。靑。風。與。之。公。匪。以。其。皆。纏。又。感。不。受。流。以。悲。蘇。蘇。平。白。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 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  
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  
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  
聞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處。  
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  
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  
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  
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古文精華

一百元

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  
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  
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  
行。至於竒袤恣睢。有為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事七八  
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  
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  
之業者。餘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  
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  
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僊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益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熾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

於輩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寄意高結體緊



書魏鄭公傳

曾 肇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善道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

古文精義

二百三十一

為罪。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况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忘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

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偏○其○言○於

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與爭臣論同一用意而尤警切文尤層折入古



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益貴。寵傾於朝廷。至  
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明暱。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  
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  
窮亦誅。三族失。揜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  
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  
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  
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  
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  
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禱祥者。鬼

古文精義

結。不。得。其。正。故。普。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  
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  
葉。之。上。蒼。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徠。家。人。  
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氣。養。老。豈。不。信。哉。

峻潔精微在司馬文中亦臻極至微論褚先生也

